



Felicia's Journey

William Trevor

# 费丽西娅的旅行

[爱尔兰] 威廉·特雷弗 著 郭国良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Felicia's Journey

William Trevor

## 费丽西娅的旅程

〔爱尔兰〕威廉·特雷弗 著 郭国良 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费丽西娅的旅行 / (爱尔兰)特雷弗著;郭国良译.
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5321-5964-2

I. ①费… II. ①特… ②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1307 号

## FELICIA'S JOURNEY

by William Trevor

Copyright © WILLIAM TREVOR, 1994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(ILA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2016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979

责任编辑:李霞

策划编辑:彭伦 欧雪勤

装帧设计:李佳

## 费丽西娅的旅行

〔爱尔兰〕威廉·特雷弗 著

郭国良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75 字数 175,000

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64-2/I·4767 定价:32.00 元

献给简

她一个劲地恶心呕吐。洗手间里的一位妇女说：

“你到外面呼吸下新鲜空气就会好点儿的。何不到甲板上去？”

甲板上有点儿冷，冷风吹疼了她的双耳。虽然一直感到反胃，可她在栏杆上靠了一会儿后感觉就好多了，随后她下到船舱，坐回到上洗手间之前原来的位置。她为这次旅行挑选的衣物装在两只绿色购物袋里，而钱放在手提包中。这两只购物袋是她在查克店里买的，每只五十便士。购物袋上印有查克店名，袋边上镶着凯尔特花纹。在外汇兑换所，她把爱尔兰镑兑换成了英镑。

去旅行的人并不多。她拥簇在一群小学生中，孩子们一个又一个走过，尖叫着，还假装失去平衡，东倒西歪。一个拐角处，一家几口人全闭着眼睛安静地坐着。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和一位神甫聊着英国赛马场。

她没来得及赶上早上的渡船，只好坐傍晚的那班。“那是爱尔兰

之眼。”船刚驶出码头没多久，有个孩子喊出了船名，这下费丽西娅觉得安全了。从昨晚开始，她似乎度日如年；昨晚，她手拿购物袋偷偷地从与曾祖母合住的房间里溜了出来，来到后院小棚屋，把两只购物袋藏在一堆她父亲打算用来做阳畦的旧楼板后面。清晨，老太太还在睡觉，费丽西娅就一直在小棚屋里等待，直到厨房的灯亮了起来，这表明她父亲已携带《爱尔兰新闻报》从海弗林店回到家。然后，她从后巷溜到广场，离七点四十五分的那班汽车还有二十五分钟。她始终焦虑不安，生怕她父亲或哥哥追来。汽车开动后，她一只手掩着脸，乜斜着眼望向窗外。她反复对自己说，他们还不可能知道钱的事儿，甚至还未发现她留下的便条呢，可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。

费丽西娅打了个盹，随后又去了洗手间。里面，两位姑娘解开衬衣，正在喷抹除臭剂，相互间在传递滚捺式容器。“对不起。”一直恶心的费丽西娅道歉道，但那两个姑娘说没关系。她心想，肚子里肯定没剩多少东西了，因为那天吃得并不多。“喝点水吧，”其中一位姑娘建议，“二十分钟后我们就进港了。”另外一个姑娘问她行不行，她说行，没事。她刷了牙，当她把牙刷放在洗手盆边时，旁边一位妇女把牙刷拿了起来。“噢，对不起！”费丽西娅抗议时，那妇女道歉道，“我还以为这是船上的呢。”

在这样的时候她老是出去，当她父亲发现她没在厨房里帮忙做早餐时就会这么说。这些天，她老是这么干。得等他端着老太太的早餐进房时才会发现那张便条。“她走掉了。”他会这么跟她的哥哥们讲，而他们还来不及谈上几句就会出去寻她。她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警局，也许他无论如何都不想那么做，你是永远摸不透他的。不过他肯定会去邻居家，请奎格利夫人在白天照料一下老太太，到了正午十二点时

给她送奶油饼干和半罐煲汤。费丽西娅还在肉厂工作那会儿，奎格利夫人一直都这样帮忙料理。

广播里传来了通知。旅客们一阵忙乱，各自收拾好行李箱，恭恭敬敬地聚集在某个指定地点。船门一一打开，寒风扑面而来，一小股人群向前舷门走去。傍晚时分，她父亲和她的哥哥们就该回家了，坐在厨房里，便条放在桌上，她父亲会缓缓摇头，心中满是悲伤，仿佛他特别时运不济：一直以来他都是倒霉透顶。她其中的一位哥哥也许会说他得到麦格拉腾街去告诉艾丹，而无论是哪位哥哥，在返回的路上定会去迈尔斯·布雷迪酒吧。她父亲已经做好了老太太和他们自己的晚餐，面无表情地盯视着火炉。

费丽西娅与其他旅客进入一栋寒酸而没有任何家具摆设的大楼时，焦虑不安再次涌上心头。一位安检人员问她：“有什么身份证明吗？”

“身份证明？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费丽西娅告诉了他。他问她有没有驾照。

“我不会开车。”

“你还有其他的身份证明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信件？没任何文件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他又问她是不是英国居民，她回答不是，是爱尔兰人。

“你来这儿是来旅行的，是吗，小姐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看望朋友。”

“你准备去哪儿旅行？”

“伯明翰区。伯明翰北部。”

“我能查一下你那几个包吗？小姐，劳驾站在旁边让一让好吗？”

他在她带来的衣服和一双备用鞋子中间漫无目的地翻来翻去。她心想他在不经意间看到手提包里的纸币时定会说什么，可他没有。

“我记一下你朋友的地址，”他说，“请问你能给我你朋友的地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他的地址。我还得去找他咧。”

“他没料到你会去？”

“他还真不知道。”

“你确定你可找到他？”

“我一定可以，通过他的工作地就可找到。”

审问者点了点头。他长了一张大众脸，年龄同她父亲相仿，身着一件黑色外套，外套敞开着，没扣扣子。

“我记一下你在爱尔兰的住址。”他说。

她说她来自蒙特梅里克，这是她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的镇名。她给了一个伪造的地址：圣母玛利亚街 23 号。

“好的。”安检人员说道。

接下来她在海关畅通无阻。她询问那些火车的始发点，人家告诉了她。她做了进一步询问，得知去伯明翰的火车要到凌晨两点一刻才出发。而现在才刚过午夜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在候车厅睡着了，梦见自己在斯卡丹肉铺店里买



肉，斯卡丹先生把一块巨大的牛肝砰的一声重重地放到磅秤上，说这是他自己从一头小公牛身上取出来的。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连她自己在梦里都觉得这事儿假得很。斯卡丹先生说大话那是出了名的。一个年轻的基督信徒走进店铺，斯卡丹先生说这可是件丢人的事儿，但她不明白这个屠夫在讲些什么。“有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，”他对这个基督信徒说，“一直走到旧煤气厂旁。”她这才明白。

一辆火车进站了，看样子离再次出站应该还很长一段时间。费丽西娅确信这趟车就是她要乘坐的。火车启动，旅程开始了，她又睡着了。随后，一个检票员叫醒了她，她昏昏欲睡，头脑迷迷糊糊，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。她在手提包里翻找车票，检票员耐心地等候着。她母亲安详的面容在脑海里若隐若现，这是另一个梦的残留记忆。

“谢谢。”检票员说罢走开了。

有关她母亲的梦已烟消云散；虽然她已无法忆起梦的内容，但这梦却唤起了她的记忆。“赶快，把奎格利夫人叫来，”那天，很多年前的一天，她曾祖母这么吩咐她，“还有，快叫基尔加伦神父来，告诉他这里急需要他来。”那个老妇人手里拿着一杯茶凑到她母亲嘴边，母亲眼睛半开半闭，似开未开，脸色如水泥般苍白。“奎格利夫人！奎格利夫人！”当年她才六岁，她砰砰地猛敲隔壁家的信箱。随后，她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基尔加伦神父急促的阔步，他们走过大街，穿过广场，赶到家里时，奎格利夫人和老太太已把她母亲安顿在卧室里。神父在那里喃喃低语，过了会儿她的两个哥哥从基督教兄弟会学校回来了，艾丹去修道院花园把父亲叫了回来。她父亲亲手将白布覆盖在她母亲脸上，在她弥留之际，陪伴在她身边。其他人则在屋外的花园里等候着，艾丹在那里哭泣。装着教科书的书包静静地躺在地板

上，它呈淡蓝色，闪闪发光，上面画有一幅穿着粉红色小鞋的米妮鼠图案。“对不起。”奎格利夫人说道，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后，脱下围裙，围裙上的花朵图案此时显得格外艳丽。“感谢上帝。”基尔加伦神父说，幸好他及时赶到。“我这白发人又送走了一位黑发人。”老太太说。

火车发出隆隆震响，在铁轨上咣当行驶，时而减速几近停顿，时而又加速前进。费丽西娅睁开双眼。车窗外，朦朦的黎明映衬出田野上若隐若现的农舍、高耸的仓库和圆凸的谷仓。后来，一辆辆汽车排着长龙在附近的公路上缓缓爬行，一个个火车站里，清晨早起的人们脸上挂着木然的神情。电缆塔和天线扰乱了天际，鸟儿们在垃圾倾倒场觅食。空旷的乡野辽辽无际。

车厢挤得水泄不通。人们在默默地读报纸，不经意间对视的目光刹那间又躲避开去。这一切的一切——人、屋、车、电缆塔和天线——全都装在了一起，仿佛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它们。尽管火车还未到站，它俨然要停下来，旅客们的脸上写满了烦躁。

约翰尼也快要上班去了吧：费丽西娅脑海翻腾，他会像其他人一样迈着匆匆的脚步，不过他天生无忧无虑，才不会瞎担心呢。她能永远记住他那张随和亲昵的脸，还有那天下午他独自坐车的身影，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，但当时他不知道她仍在广场。情人之间心有灵犀，就算相隔再远，她仍能听见他的喃喃低语。

尽管他自己浑然不知，但希尔迪奇先生的体重已经有十几年保持在 19.5 英石（273 磅）了，增增减减不会超过一磅。五十四年前，希尔迪奇先生在洗礼时名为约瑟夫·安布罗斯，现在他戴一副鹅卵石花纹眼镜，留一头鸽子色短发，总是身着西装和马甲，将斑纹领带系成一个紧紧的小节，每天都擦拭两次皮鞋，绽放可掬的笑容。他照例收敛脸上鼓凸的肥肉，露出一口保养得很不错的牙齿，眼镜后闪烁的光芒让污浊的瞳孔生机焕然。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尖利。

希尔迪奇先生的手很小，似乎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很不相容：纤细灵活的手指可将电池装进手表，或在烹饪前把鸡的翅膀和脚扎得十分妥帖，而后者是一项很实用的技能，因为，这世上虽然美事多多，希尔迪奇先生却独独好吃。他常常觉得一顿饭吃得不够过瘾，于是便犒劳自己一根庞蒂或玛氏巧克力棒，抑或是一小包饼干。私底下，他美其名曰：品鉴食物。

以前，希尔迪奇先生是个开发票的小职员，如今是个餐饮经理，可谓得其所哉。十五年前，他的前任退休之际，厂领导召见了，问他愿不愿意换职业。他清楚地知道，通常，空缺职位均由内部人员填补，看来他对饮食的兴趣并非未受关注啊。当务之急的是，他得参加一下短期的餐饮培训。就他而言，他深知电脑在日渐争抢白领的饭碗，因此，当他接到这一职位时，晓明事理的他没有一点犹豫：他提前逃过了裁员，这是对他长期任劳任怨服务的酬报。

希尔迪奇先生的房子独自坐落在一片灌木丛中，在惠灵顿公爵路3号。1979年，他母亲在这座房子里过世；他对父亲一无所知。母亲死后，孤苦伶仃的他就把母亲一生积累的家具全部拍卖了出去，自那时起，这幢房子就归他独有了。周末，他光顾一家家卖场，给这个家添置了大大小小的物件，它们都颇合他的口味：红木大碗柜和五斗橱、摆在壁炉架上的象牙小饰品、二手印度地毯以及精心装裱的陌生人肖像画。二十幅刻有南非战斗场景的铜雕装饰了楼梯墙，宽阔的过道上，一根大理石和红木制的伞架与一副鹿角争奇斗艳。惠灵顿公爵路3号十分宽敞，足以容纳希尔迪奇先生购的所有物品：1867年，它按当时一位茶商的设计建造，从高高的前堂到后厅的厨房和备膳室，从气派的会客室到厅堂门的左右两侧，无不彰显奢华。楼上，宏雅依旧。二楼有四间卧室对着楼梯平台，三楼还有四间。天花板上缀着丰赡的石膏造型和檐口。华丽的汽油灯，尽管已不再使用，仍旧突挂在墙上。希尔迪奇先生常常给它们掸灰除尘，多年的悉心关照让凸起的饰灯发出朦胧的光泽。春夏时节，他虽然没有种新的植物，但也会在灌木丛间除草。到了秋季，他清扫落叶，并不时地修复木栅栏。

希尔迪奇先生的私生活固然平凡可待，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也颇为

神秘。在他的工厂同事们看来，他就像自己的密友一样，本质上是个嘻嘻哈哈、和蔼可亲的人。他长了这样一副体型，好像他无意于追求长寿；他笑容可掬，展现了外向达观的秉性。可是，在他孤寂之时，希尔迪奇先生往往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阴暗面靠拢。笑容已无济于事时，他就成了一个忧患之人。

然而，在二月的某个周三早晨，希尔迪奇先生却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：每隔两星期的星期三，工厂的午餐里就会有火鸡派，现在，距火鸡派出现在上次的菜单上刚好已过了两星期。他一边在煎早餐蛋、腊肠、培根，烤“母亲之傲”牌厚片吐司，一边在想这个事情。无论是西装革履地坐在餐桌前吃早饭，抑或是在水槽里洗碗，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荡。过了一会儿，至少暂时地，这道期待中的午餐菜渐渐淡出他的思绪。他放下垂挂于天花板上的晾衣架，晾上了餐桌布，又把它升了起来。带上一份《每日电讯报》走进卫生间，之后，他从前门走了出去，顺手把门上了双保险。他那辆绿色小车等候在碎石车道上。遮掩了房子的灌木丛在雾晨阴阴湿湿，沾满了露水。

希尔迪奇先生开得很慢，这是习惯使然：他觉得完全没必要开快车。此时此刻，驶过这一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城镇，他目睹了这片区域的种种变化。其中，持续时间最久、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发生在1950年代：镇子扩张，甚至大肆重建，以安顿彼时大量涌入的工人。这些工厂与镇子里以往的工厂迥然不同，它们的制造工序更为简捷。如今，建筑到处千篇一律，商店和办公大楼呈格子状分布，阡陌纵横，交叉有致。1950年代，宽阔的人行道两旁凸起的路床上种植了一溜溜灌木和花卉。新镇的设计师们还纳入了正在蓬勃兴起的拱廊，还给街灯套上挂篮。自那时起，一溜溜凸起的路床中的土壤开始

酸化，石楠纷纷死去，身后只留下一缕缕棕黄色的纤维，一个个啤酒罐和废弃的快餐盒散落一地，添抹了层层色彩。花卉装点的拱廊已剥落，只剩下金属外皮，挂篮也已锈迹斑斑。可是，几幅彩弹枪漆刷的涂鸦让一组平滑的棕黄色水泥雕塑栩栩如生——雕塑中的男人、女人和小孩迈着沉重而僵化的步子，正从邮局走向多层停车场。在低矮的办公楼中，一家连锁超市的外墙上镶着合成马赛克。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标识——商店的、银行的和建屋互助会的——夺人眼球。

在希尔迪奇先生看来，这个镇子就是一座城市，而且理应作如是观。无论是规模，还是人口，它都堪比城市，可是它却少了个大教堂，有人——他记得，是他的叔叔威尔夫——曾说，就一座城市的地位而言，大教堂不可或缺。不过，这镇子倒有六座教堂，其中有四座不同教派的教堂、一座犹太教堂、一座清真寺。这儿还有一家1981年竣工的休闲中心，希尔迪奇先生从未踏足其间，他觉得建休闲中心简直是浪费公帑。

此刻，他经过休闲中心，然后绕过中心地带，在环状交叉处耐心等待，早上的这一时刻，交通老是陷于停滞。之后，这一路就畅通多了，不出几分钟，他就驶过一道道黄色厂门，把车泊在了漆着他车牌的柏油碎石路面上，迈着悠闲的步伐走向办公室——他的办公室在进料台的外边，只是原先一间大办公室隔开的一隅。而从前，在这大办公室隔开之前，他是一名发票管理员，与其余七名员工共享这办公空间，每人占据一张桌子。

就在这个星期三的正午之前——迄今为止，希尔迪奇先生觉得，这一天除了可以吃到火鸡派之外，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——他向厨房走去，打算把午餐的每一道菜都事先品尝一遍。先从火鸡派开始，首

先他尝了尝酥皮和肉，然后吸了口肉汁。另一道菜是砂锅牛肉炖菜：出于职责，他也尝了尝——还有烤土豆和土豆泥、抱子甘蓝和欧洲萝卜。“味道好极了，”希尔迪奇先生称赞道，“做得不错。”之后他又吃了覆盆子布丁、蛋奶糕、酥皮苹果布丁。他核算每一道菜的成本——包括劳工费、电费、原料费——将它们打印出来，分别计算，然后求总和。他的任务是避免亏损——这是他的前任没能成功做到的——在过去十五年中，他干得很出色，让工厂餐饮部扭亏为盈，得到了人们的赞赏。

“好，很好。”他一边浏览着数字一边大声说道，覆盆子布丁的余味犹留齿间。他微笑着把账目还了回去，脑袋里还想着午餐除了火鸡派，就一定要吃覆盆子布丁。他在一间间油腻腻的大厨房里继续逛了一会儿，和蔼地与厨师们聊天交谈，她们大多是兼职女工。之后，等食欲一上来，他就前往餐厅就餐。每天都是第一个到餐厅，这让他心里喜滋滋的。他觉得这强化了自己的地位，凸显了一大事实：对厂里的所有员工来说，无论职位如何，这一悠闲放松时光是他的功劳。餐厅里辟有供管理人员用膳的专区，他是有权使用的，但他从未去过。两个地方提供的食物大同小异。

十二点五十分，车间的汽笛响了，不久后，工人们——男人、女人、姑娘和学徒——纷纷来到食堂。他们端着托盘，在长长的柜台前排起了队，相互吆喝着，彼此分享荤段子和各种笑话。希尔迪奇先生向每个经过他身旁的人示以笑容，他们都身着工作服，有几位还在胳膊下夹着《太阳报》或《每日镜报》。他们都很信任他，他觉得。他们信任最终由他负责的食物，因为从经验中得知，他们确实可以信任他，这让他深感欣慰。他难以想象自己如果还是一个发票管理员，而

今会是何种境地。尽管他迟早都能当上发票部门的头头，但也只有他的亲密同事才知道有这么个头衔。要想在经理雅座区有个一席之地是不可能的，也是没有断然拒绝的乐事的。

“这鬼天气，一会儿潮腻腻的，一会儿冷兮兮的，”一个男人咕哝道，“让人完全不知所措啊，希尔迪奇先生。”

“真难受，”希尔迪奇先生回以微笑，“但至少白天会越来越长了。”

“好好享用，希尔迪奇先生。”一位端着托盘的妇女在路过时向他欣然点头。

“你也是，艾丽丝。”

“好好享用”，这是他们常用的表达方式：或许是电视上看来的吧，他猜测。希尔迪奇先生自己并没有电视机。他倒是租过一台，但他发现自己从未打开过。有时候，在回应人们对他用餐的美好祝愿时，他会说每顿饭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喔，这一小小的打趣话无不引人发笑。

餐厅里，喧闹声有增无减。他再也听不清排在柜台旁的人的相互问候和闲聊。盘子和刀叉在托盘里噼啪作响，托盘本身放置在餐桌上时也发出重重的声响。咖啡和茶水供应点前面也排起了一支队伍；抽烟区烟雾缭绕；报纸铺满了桌面。

希尔迪奇先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。调情骂俏声此起彼伏；姑娘们——有时，甚至妇女们——向年轻学徒大抛媚眼；希尔迪奇先生认识的几位已婚男人也来碰桃花运了。除了此类事情，还有一两对老相好。一个在精加工店上班、比希尔迪奇先生还年长几岁、名叫弗兰克的老男人，每天都跟一个印度女人坐一起吃饭。油漆车间的安妮特总



在角落里为至少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凯文留位子。你猜不到事情接下来会变成怎样，或者，在其他时候，在工厂以外的地方，这些关系是否会延续？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，但希尔迪奇先生觉得，没有人会在这些当事人的合法夫妻面前透露一个字。这工厂是另一番天地；他这家厂内的餐厅，亦莫不如此。

他吃完布丁，排队去端茶，就天气问题与两旁的人又交谈了片刻。他回到厨房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离开大楼，向装卸室那边的办公室走去。

他走在柏油碎石马路上，自得其乐地回顾刚刚吃完的这顿午餐，这时他注意到前方孤零零的有个人。那是个姑娘，身穿红色大衣，头戴纱巾，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。一走近，他发现这女孩圆脸大眼，好像迷路了似的。他不认识她。她并不是本地人。绿色塑料袋上写着粗体黑字：查克店。他从没听说过这个名称；那也不是个本地名称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来对地方。”他正要经过她身旁时这女孩说道。希尔迪奇先生像惯常那样微微一笑。是个爱尔兰人，他暗自说。

“你在找什么地方？”

“割草机制造厂。有人说它可能在这附近。”

“恐怕我们这儿不生产割草机。”

“那我找错地方了。”

“我想恐怕是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我要找的地方在哪儿么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这附近没有造割草机的，他说。

“哦。”

她尴尬地站在那儿，嘴角下垂，眼神惶惑。几缕秀发从发巾中逃